

原创长篇小说

ANDAO

圈内与圈外，通过暗道展开了一次次生死存亡的搏杀。

徐大辉 著

著名关东作家徐大辉
最新力作



大众文艺出版社
PUBLIC LITERATURE & ART PRESS

ANDAO

原创长篇小说

徐大辉 著

著名关东作家徐大辉
最新力作



大众文艺出版社
PUBLIC LITERATURE & AR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暗道/徐大辉著. —北京: 大众文艺出版社, 2009. 5

ISBN 978-7-80240-360-4

I. 暗… II. 徐…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59256 号

书 名	暗道
著 者	徐大辉
策 划	李俊刚
责任编辑	俞杰
装帧设计	木鱼书籍
出版发行	大众文艺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84040746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 100009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7
字 数	21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5 月第 1 版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9.00 元

目 录

- 第一章 清野部落 / 001
- 第二章 大院内线 / 017
- 第三章 苍蝇炮楼 / 031
- 第四章 落草七爷 / 044
- 第五章 潜回部落 / 063
- 第六章 私家暗道 / 077
- 第七章 青涩故事 / 093
- 第八章 运粮计划 / 107
- 第九章 突然变故 / 120
- 第十章 老鼠出荷 / 132
- 第十一章 进山猫冬 / 144
- 第十二章 离奇失踪 / 158
- 第十三章 封村前夕 / 169
- 第十四章 雾中狙击 / 181
- 第十五章 旋风泄密 / 195
- 第十六章 黑白女人 / 206
- 第十七章 箭在弦上 / 219
- 第十八章 智取人圈 / 232
- 第十九章 疯狂报复 / 244
- 第二十章 密令绝杀 / 255

暗道
andao
原创长篇小说

【第一章 清野部落】

—

村长臧佰传多年的赶热被窝子^①的习惯今早给打破无疑。三姨太要烟袋锅子磕炕沿骂他没良心，唱戏的三姨太他百般宠爱，三个女人暗地争着给当家的留炕头，为了公平，一个男人把一个月分成三份，公平合理每个女人十天，谁赶上小月就少一天。昨晚该在二姨太炕头睡，该什么都什么了，赶三姨太的热被窝子属于他的特别神累（嗜好），无人限制。

他走到三姨太的门前，给管家兼炮头的杨继茂叫住：“东家，牛小眼起早扒眼就来叫门。”

“干什么？”

“章县长叫你到县上去一趟，他等在门外。”

“噢！”臧佰传的兴趣蔫萎下去，牛小眼来找他别的事都得放下，赶热被窝子在公事面前就不能算事儿。

“鞣马！”臧佰传说。

“牛小眼给你牵来马。”杨继茂说。

村长有两匹马，村公所为他配了匹枣红马，他还是喜爱自己的菊花青，一般公事他骑枣红马，私事就骑菊花青。不是枣红马不好，在架火烧部落村公家用马中它排第二，自然佐佐木九右卫门的白马排第一，周身没一根杂毛，兔头、鸽脖、虎膀……佐佐木九右卫门是架火烧部落村里唯一的日本人，任村副，职务排在村长臧佰传后面，权力却排在他前面，设置和县上省上直至国家^②相同，县长章飞腾，副县长井视猪苗代直射，不言而喻三江实权掌握在副县长手里。

“继茂，”臧佰传特别嘱咐，声音很低道，“再给地窖通通风，你自己亲自去。”

“是，东家。”管家清楚东家叫自己做的事重要而机密。

① 赶热被窝子：原指是早晨男女偷情，在此指天亮前跟妻妾同床。

② 指伪满洲国。

臧佰传走出大门，牛小眼迎上前，手牵两匹韁好鞍子的马，说：“县上通知，叫你马上赶到县里，章县长等你。”

“太君村长知道开会的事？”

“他让我保护你去县里。”牛小眼说。

无论大事小事只要是公事都必须经过太君村长佐佐木九右卫门点头，去县里开会更得让他知道。臧佰传处事圆滑，想事全面，问：

“县长只见我一个人？”

“嗯哪！”牛小眼黄豆粒大的小眼睛反射晨阳，一道光亮一闪。

“走吧！”臧佰传上马，县长通知下到村公所，显然是公事，村长外出，通常由自卫团派两名团员护送，今天牛小眼一个人护送村长。从架火烧到县城亮子里三十多里路，过一条河和几道沙岗，道不算背，但也经常有胡子出没，防备没错。

两匹马走进秋天的原野，成熟的籽粒香了空气，不论是动物还是人，都会给陶醉。跟牛小眼一起出行令村长神经绷紧，臧佰传的话陡然比平素少了许多。如对满洲国的街村政权人员^①构成了解，就没什么奇怪了。牛小眼在村公所是弘报，职务特殊——特务，本来是监督反满抗日群众的，他是副村长佐佐木九右卫门从亮子里带来的，臧佰传警觉到，牛小眼身份不一般了……跟一个特务外出，要防范的恰恰是这个特务。

“村长，今年年成咋样？”牛小眼问。

“哦，平年。”臧佰传心里戒备的人问话，他回答经过思考，实际讲，今年风调雨顺，收成是丰年，臧家二百多垧河套地，庄稼长势喜人，成熟的香味早飘进村子。如果一个庄稼人问，他会实际地说大年（丰年），特务问了，则需藏头掖脚，粮食收获过千石没问题，日本人盯粮食苍蝇见血似的，年年出荷——奴化的名词，强制征购粮食，属于军用物资，一粒不能少。露出实际收成意味什么？于是他说：“平年，春起（天）地温低，坏了种子，缺苗，收成最低减两三成。”

“你家粮食还不打一千多石？”

“搁啥当啊！”臧佰传说，“撑死（极限）打六七百石粮。”

牛小眼眯起本来就小的眼睛，外人很难看到眼皮间有缝隙，其实

^① 村公所设村长、副村长、助理（相当副村长）、庶务、行政、财务等人员，弘报，就是特务。

有，世界没有丝毫缩小。假象多能迷惑人，村长以为他在马背上睡着了。事实上，牛小眼正望向一片成熟的玉米，那是臧家的眼珠地块（上等好地），丰收谁也藏不住。

家有粮，心不慌。臧佰传二十一岁起当家，是爹赠给他的治家格言。哥兄弟七个上下四十多口人，人嚼马喂，丰年防灾年。歌谣云三江气候：

一年两场风，
从春刮到夏，
从夏刮到冬。

风常年刮，粪土刮走，土地越来越瘠薄，还要时不时地遭水灾，冰雹、蝗虫……种地靠天不保措（证），老天愤怒不愤怒谁管得了哇！

“囤子不能空。”老爹说。

臧佰传对父辈的话深信不疑，家里要储备足够的粮食，而且比爹每年储粮多一倍，数量是三百石。臧家大院是典型的东北四合院——南面三间屋宇式大门作为门洞，旁边房屋供守门人和佣工居住，院内有高大的影壁墙隔出内外院，也称二进院。主人居住正五间鱼鳞瓦大檐房，东西厢房住着臧家其他兄弟和仆人。几座砖石结构的永久粮仓修在外院，储存玉米、高粱、谷子大粮，还有几个小仓子储杂粮，怎么装也装不下那备荒用的三百石粮。臧家肯定有储备粮三百石，新粮顶陈粮，可是没人看见粮食放在哪儿，这是臧家的一个秘密，我们的故事与这三百石粮食有关。

“村长，我们村只剩下一个炮楼未修完。”牛小眼揣测道，“县长找你是不是催这事呀？”

“八成吧！”县长急着找村长，臧佰传也往炮楼上面想了。架火烧村子原有三百多户，是三江县较大的村子，几十年的老村屯有了一条街，实际是穿过村子的一条线道（公路），有了几家店铺，铁匠铺、针线铺、马具店……较大的老铺子是扎彩铺，专售冥器，近千人的电子，经常有人死去。一个月来，周围的村子并归过来，人口一天天增多……按县里部署，围村子的大壕沟挖成，铁刺鬼（蒺藜）拉完，四角的炮楼也如期完工，计划修四个炮楼，村副佐佐木九右卫门愣是主张在东北角和西北角两炮楼之间加修一个，就是说架火烧部落村有了五个炮楼。全村人都

没在意这个炮楼，修四个修五个都一样，唯有村长一个人心里发扎，像有一棵带刺的干草。臧家的大院在村子的最北边，后院墙是村子的边缘，部落的北边壕紧挨臧家北院墙挖掘的，简单地说，部落村的东南西北四条边，只北边这条边上多了一个炮楼。

“日本人是不是盯上咱家？”管家杨继茂说。

臧佰传摇摇头，自信道：“我是他们任命的村长，怎么会怀疑到我的头上呢？”

咋听上去也是道理，满洲国的街村长由县公署任命，自然认为可靠的人当。架火烧村田地臧家最多，是村子最有钱的人，用他当村长理所当然。

“在咱家跟前多修了个炮楼，长出个疖子似的叫人看着不舒服。”杨继茂说。并非管家多疑多虑，一个部落村有四个炮楼足以保证村子安全，或者说监视村民绰绰有余，干吗加密一个呢？他说，“炮楼干啥用的，看人嘛！”

“看谁？”

杨继茂不往深层说了，臧佰传能理解管家心里藏的话。多一个炮楼子，比疖子更让村长疼痛，不是吗，算一下炮楼的高度，俯瞰自家的院子一清二楚，因此他觉得日本人加修炮楼目的不可告人。

“警察分驻所的房子也完工了，只差这个炮楼。”牛小眼说，“看这架势，上冻前归屯的人都能到齐。”

“炮楼昨天开始垒墙，三五天就可完成。”臧佰传说，跟特务说话他异常谨慎。一开始外村子几百户搬进来，村长臧佰传对归户并屯的认识停留在日本人又花样折腾上，一个月前三江县政府召开二十九个村村长会议，县长章飞腾亲自主持，副县长并视猪苗代直射布置集家并村，会后全县保留十个行政村，架火烧村非但幸运地保留下来，而且作为示范村先建成，全称是：架火烧集团部落村。

二

这个普通早晨一女两男三个人走进五天后将不复存在的河夹信子村，他们乘十分原始的水上交通工具——牛皮筏子，说它是一头牛也行——到来，熟悉当地环境的人能判断出他们从哪个方向来的，身上的蒲棒味儿尚未散尽，只有忙牛河长满蒲草，再晚些时候在该河上行走，恐怕要有蒲棒的花絮粘到身上。

村子不是因为早晨而宁静，破坏已经开始了几天，县里规定十五日内村人全部迁到架火烧部落村去，房子自己拆毁你还能得到可用的檩木什么的，不然到了规定的日期那天，宪兵、警察就要烧掉房子。

有人在河夹信子住了几十年，繁殖了几代人，多数家业是祖田老屋，房子扒掉就是一堆烂泥巴，面对毁于一旦的家产，悲伤痛哭的，绝望上吊的……还是有人耗着，看看最后有没有希望保住房子。当然，这是幻想了，村子并归到架火烧集团部落村的事实不能改变。全村四十多户，村名说明它的位置，两河把它夹在中间，其中一条河巨蟒一样，头在白狼山尾巴在草原，山里的人坐船和木筏子便可到草原来，一些反满抗日组织和胡子经常来往这条水路上，日本人毁掉这个村子原因在此。

一女两男三个人经常来村子，还是给眼前的景象惊呆。整齐的村落变得破败不堪，到处是残垣断壁，只剩下十几户人家，他们要去的人家在其中，两间草房躲藏在茂密的柳树丛中，离河近土壤湿润，适合一种叫王八柳的柳树生长，家家房前都有栽植（当地风俗，前不栽杨后不植柳），柔软的柳条可用来编筐窝（织）篓，它还有另外用途，遮蔽视线，几年里冷家的柳树，掩护了一个组织的活动。

一支抗日报国队，长期与冷家来往，冷家成为地下交通站，母女二人主要为队伍筹措粮食，弄到河边交给来取粮的人，通过水路运到密营地去。母亲在一次夜晚运粮失足落河淹死，剩下女儿冷惠敏。集家并屯的告示贴出，她做了去报国队的准备，几天后没有了河夹信子，也就没有了交通站。她盼望来人接自己，也一定会来接的。

“程队长，我在屋外放哨。”一个男人对女人说。

“好。”程队长安排另一个男人留在门口，自己进屋去。

“舅母！”冷惠敏惊喜道。

她们有层特殊关系，这个早晨的事情不涉及到她们的亲戚关系，后面的故事将详细说到这一节。

“我准备好了，舅母。”

“噢？”程队长疑惑道，“做什么？”

“去你们那里啊！舅母你不是来接我？”

“惠敏，情况有变化。”程队长说你不队伍上了，随村子迁到架火烧去，建立新的交通站，“我们需要交通站。”

“啥？让我进入圈^①？”她惊讶道。

“是！”程队长交给她了一个新任务，到架火烧部落村去，队伍不仅需要粮食，还需要人圈里的情报，“你的身份特殊，正适合这项工作。”

架火烧一个伤害过她的地方，尤其是臧家，让她伤心。程队长说的特殊，就是指她跟臧家是亲戚，说详细是村长臧佰传的远房表妹，还曾给臧家老五臧代传提过亲，两人投情对意，后硬给当家的臧佰传别黄了，原因是冷惠敏天足，臧家不能娶大脚女人。

“事情过去了几年，你不必去想它。”程队长说这话时，表情阴郁，声音苦涩，臧家大院难以从她灵魂深处抹去。

“叫我到臧家人的跟前去住？拿鸭子上架嘛！”冷惠敏为难道。

原计划河夹信子村并迁时接冷惠敏到队伍上来，架火烧部落要新圈入四五千口人，加上村子所处的特殊位置，报国队从对敌斗争需要考虑，有必要在部落里建一个地下交通站，初步拟定计划有二，派人到架火烧是第一个，第二个计划稍后实行。

“到了非常时刻，鸭子也得上架。”程队长严肃起来，说，“不是到臧家人跟前，而是你直接到臧家大院里住。”

啊！她听出来不是上架，是下油锅啦！因伤心才躲着臧家人，到他们院子里去？

“你不用担心，他们肯定收留你。”程队长说，她如此肯定是对臧家的了解，臧佰传标榜自己最认亲，对逃难到他们村且无房子住的亲戚不管不顾？并村来的人有能力自己盖房子，搭窝棚，建马架子，也包括借住亲戚朋友家，一切能栖身的地方都挤满了人。架火烧人口大爆炸，一个村子变成四个屯子，即东架火烧，西架火烧，前架火烧，后架火烧，按建制臧村长管着四个屯长，一个屯长管着若干个甲长，一个甲长再管着若干个牌长，近万口的人圈被这样权力链条死死连接着，“臧佰传是村长，他有责任管每一个人的安身处。”

“道理说我们亲戚不远，会安排我到他家大院住。”冷惠敏也不否认，“他是万人大村的村长，我到他家……”

^① 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后，日伪当局为了切断东北境内抗日联军与当地群众的联系，确保伪满洲国的安全，在东北境内实施了集家并屯、建立集团部落的行动。部落，民间称做“人圈”。

“就是冲着他是村长，才派你去的，明白吗？”

冷惠敏省然，思想没太通，说：

“我想到队伍里去……”

“你已经在队伍里啦，不是吗？过去弄粮食，照顾伤员……”程队长最后做通了她的工作，说，“你明天就去架火烧，尽量装出可怜，获得臧家人的同情很重要。住下后，与他们全家搞好关系，有利于我们工作。”

“老五是不是在大院里啊？”她忧虑道。

臧家的变故程队长知道冷惠敏不知道，老五臧代传因从亮子里镇上领回个窑姐（妓女），被当家的长兄轰出家门，在村子里盖了两间硬压山——檩子直接担在山墙上——的趴趴房，看上去更像窝棚……最近几年臧老五怎样就不知道了。

“到那儿你就知道老五了。”程队长不愿说，“有一点肯定，他不在臧家大院里住。”

“老五怎么啦？”冷惠敏问。

“也没什么。”她还是什么都没讲，继续布置任务，“你将来的目标是臧佰传，我们需要清楚他的一举一动。”

“只要在臧家住下来，就没问题。”

“要时时处处小心惠敏，你周围狼群包围着，臧佰传身边有小鬼子、警察、特务、自卫团，人圈里还有屯、甲、牌长，耳目眼线到处都是。”程队长做了一番安排后，说，“近一时期你什么都不要做……”

“有情报我怎么送给你们？”

“到时候我会派人找你。”程队长说，“我回山里啦。”

冷惠敏送出门，在外屋她问了一句：“舅母，还没仪传的消息？”

“没有。”程队长边回答边往外走，到门口转身说了一句，“到臧家你一句都别提我。”

“哎！”

冷惠敏没出门送他们，这是纪律，她从门缝望他们离去，天突然下起了雾，三人走过一棵柳树就看不见了。

浓雾许久在她的心里缠绕，一件不知回味多少遍的往事，在一个大雾天发生。老五臧代传来找她，大雾掩护他们出了屯子，她看好一个地方，说：“我俩去鱼亮子，那背静。”

他们需要个背静的地方，不欢迎被打扰。河边有废弃的鱼亮子——

设在河边的捕鱼据点儿——里边搭有简易铺，可供睡卧。

冷惠敏躺下去之前，说了条件：“只许摸摸。”

“嗯哪！”老五臧代传答应。

柔软乌拉草上的她第一次让男人碰自己，激动紧张，闭上眼睛感觉异性的手入侵，进行中，她有了更紧张的感觉，猛然拱起身，将他推到一边，喊道：“老五你说话不算数！你用的不是手！”

“是手！”

“撒谎，不是手！”

“是手。”

“不是手！”

“惠敏，给我吧！”

争论没再进行下去，她见他急哭啦，心软下来，说：“你哥嫌我脚大，我们难成，你要是那个啥喽，我怎么办啊？”

“我哥嫌，我不嫌！”

“你保证娶我，我就叫你那啥。”

“保证，我保证！”他说。

“那你那啥吧！”

十六岁这年大雾缠绕的鱼亮子里，她把他要的东西给了他。以后又给了他几次，最后一次刻骨铭心，臧佰传带人闯进来。

臧老五挨了鞭子，马鞭子抽在光赤鳊（赤条条）的身子上，老五的诺言给打碎，他以后没敢在长兄面前提娶冷惠敏的事。一晃六年过去，鱼亮里的事成为一种伤心的记忆。

废弃的鱼亮子被某场暴风刮走，那个结实的铺还在，人间多少故事发生在铺和铺一样的卧具上，冷惠敏印象最深刻的是铺的乌拉草很柔软，且温暖。今天程队长提起臧老五，尘封的记忆虫子一样从冬眠中醒来，她蓦然想念六年前让自己成为女人的小男人。

雾霭散去露出柳树，什么景物都给它挡住了，她走回里屋炕上有了红红的日光，当年臧老五背来一领苇席，铺了六年，只炕头一处给火烧糊，她很心疼，用块布缝上，她决定带走这件纪念物，或者说有意义的东西。

三

县长章飞腾指名道姓约见一名村长，自然有重要的事情。三江县归

并后剩下十个村，砍掉了十九个村，屯落数量不止是九个，一个村子管辖几个自然屯。保留的十个行政村是三江农业的基础，数百万斤的出荷粮靠他们出，十个村子的村长当然是县长信任的人。他们的友谊始于章飞腾任北沟镇长，那时架火烧归北沟镇管辖，后来划归亮子里镇，曾叫架火烧街，再后来又改回架火烧村，章飞腾已当上县长。

架火烧村完整保留，得于臧佰传跟章飞腾这层友谊，宪兵队长角山荣和县长章飞腾商讨保留哪十个村子作为集团部落时，角山荣打算毁掉架火烧村，他说该村有一条水路通到白狼山，那个地方是土匪、报国队、反满抗日分子藏身的地方，是防御重点，架火烧，架火烧，彻底架火烧掉。

烧掉一个村子对章飞腾来说算不得什么事，三江数十个村屯将要烧毁，只有架火烧村他心动了动，臧佰传说集家并屯的消息，连夜骑马赶到县城，县长住在县公署里，门岗拦阻不让进，为县长安全着想也没传话，臧佰传扯着脖子唱：

走了一沟来又一沟，
沟沟长些好石榴，
有心摘个给傻哥用，
怕你吃着还来偷。
走了一壕来又一壕，
壕里壕外好毛桃，
有心摘个毛桃给傻哥用，
怕你吃着要逃学……^①

章飞腾走出来，说：“一听唱的词儿，没别人。”

“章县长，我有急事找你！”臧佰传说。

“跟我来！”章飞腾猜出乡间地主来干什么，发财的机会来了，当官的希望你有事找他，找他办事才有利可图。

县长的卧室连着办公室，公私连在一起事儿好办。

“黑灯瞎火的啥上来，啥事呀？”县长问。

^① 见《二人转传统剧目汇编》。

咣啷，金条磕在楸子木桌面的响声诱惑，贵重金属替主人开口。

“噢，你那点小九九啊！”章飞腾说。

关东方言中小九九意为小算计，保住祖传家业可不是小算计，臧佰传说：“我们几辈子人攒下的家业啊！”

“是啊，一把火烧了有些可惜。”章飞腾说得轻描淡写，这是权术，当官不会这个，官是白当了，腰包也不会鼓。他深谙此道，不然怎么能从没有任何背景的小炉匠当上镇长、县长。

“我们臧家死活全在您啦！”

“说重喽，说重喽！”章飞腾会就会在掌握好火候，问，“四大红怎么说？”

火燎腩了，他竟然开玩笑。

“庙上门，杀猪盆，大姑娘的裤裆，火烧云！”章飞腾笑道，“瞅你们村名吧，架火烧，还不挨烧啊！”

天哪！臧佰传一听脸吓变色，急忙解释道：“火烧云，吉祥……火烧旺运，才叫架火烧村。”

“瞧你鱼毛（鱼松）胆！”章飞腾说，“有我呢，能让你遭损啊！”

黄金作用不可低估，章飞腾要对得起黄金，他在宪兵队长面前力争了，当山荣给县长面子，当天宪兵队长的衣袋里沉甸甸一块金属。

架火烧保留下来县长多种考虑，给村子重彩一笔，建成全县第一个部落示范村，投入一些财力，修缮了村公所，筑五座炮楼，一个警察分驻所，一个民团宿舍，当然还有两个大门。

工程即要竣工，臧佰传一路想县长叫来自己大概是示范村的事，催进度？布置新任务？村长一路猜测。

到了县公署大门前，牛小眼说：“村长，我去逛逛街，过会儿来接你。”

“去吧，我等你。”臧佰传说。

“街上转一圈我就回来！”

牛小眼走了，像弄掉爬到身上的一只贴树皮——附在树干上颜色跟树皮一样的毛毛虫——臧佰传心里立马舒服，几进几出县公署，门岗熟悉了没拦他，大摇大摆走进去，想到村人说自己进县公署像走平道似的，自豪、惬意使乡间地主挺拔起来。

“臧村长，咋来的？”走廊里柳秘书走过来打招呼。

“骑马。”

“县长等你。”柳秘书领他到县长办公室门前，说，“你进去吧。”

章飞腾起身让座，说一大早把你折腾来，辛苦了。

“县长辛苦。”臧佰传屁股坐实椅子，问，“县长找我？”

“哦，喝水（茶）！”章飞腾先问下部落建设情况，然后转入正题，说，“今年的出荷任务增加了，加上你们村子原来的割当量^①，一并完成。”

“去年是六百吨，今年？”

“归到架火烧五百多户，县实业科和兴农合作社已经逐户登记造册，出荷数量已明确，你组织收上来就可以了。”县长说总共一千吨出荷粮。

每年五六月间，有关部门入农户确定本年度出荷数量，列出粮谷出荷表，村屯长按表收粮。具体执行人臧村长看出难度，说：“来我们村的户，多是榜青、长工和租地户，手里没多少粮食。”

“难度肯定有，因此找你来。”章飞腾承认事实，套近乎说，“你说我俩关系咋样？”

用问吗，臧佰传要感谢县长几辈子，外村并到架火烧跟架火烧并到外村去可大不一样，烧掉祖屋成为穷光蛋的大有人在。臧家在这次集家并屯中毫发未损，多亏章飞腾。

“我的家是县长给的……”

“你认这头绪就好，我不能给你窟窿桥（吃亏上当的道儿）走。”章飞腾铺垫完了，开始讲找村长来的主题，说，“确定架火烧为部落示范村，可得到财物实惠，这些不用我说。佰传啊，又有好事啦，我首先想到你。”

臧佰传惊喜，县长说好事，一定是便宜的事。

“全县只树立一个模范村，我首先想到你。”

模范村？做什么模范啊？臧佰传想到先前县长说收粮任务，不会是与出荷有关吧？

“我不说你也猜到了，出荷模范村。”章飞腾学舌武部六藏的话对乡间地主流冕堂皇一通：当亲邦进行大东亚圣战的时候，满洲国主要的国策就是竭尽全力增加农产物的生产，来支援圣战，这是中央和地方官吏

① 割当量：日语词，即分配数。

应尽的责任，也是满洲人民应负的义务^①。我们故事的人物臧佰传是否听懂总务长官^②的话呢？县长讲话你不住地点头，谁知你听懂没听懂，章飞腾说，“你干出成绩，要奖给你慰劳费，多给你村配给^③。”

特殊时期的配给票证很诱惑。

“如果你不愿意，模范村名额我给别的村。”章飞腾将他一军。

“别、别的，我们村当。”臧佰传急忙说。

四

臧家管家在村长走后关上院大门，然后到炮台上去看看，履行炮头的职责，也是一种习惯。这个习惯是多年养成的，他在臧家当炮手到炮头，再到炮头兼管家，同奉老少两任当家的，他见证臧家大院的成长。与臧家关系还有第三层，差点儿当上臧佰传的妹夫。

臧家院落起初只有一个炮台，他是唯一的炮手。一次抗御胡子的经历，加固了他和臧家的血肉相连，也是这次跟胡子交恶没当成女婿，葵花死了，葵花是臧佰传唯一的妹妹。

胡子天兴绪子眼睛钉子似的盯住架火烧村臧家。胡子没采取行动前，臧佰传根本没把胡子放在眼里，借助院墙和用数石高粱米换来的，当时先进的武器——快枪、手雷抵挡住百几十个胡子的进攻不成问题。但当他听说天兴绪子要来抢劫，顿时产生院墙矮了半截，洪水猛兽即将吞噬自家的感觉。

谁不知道天兴绪子人马并不多，刀枪并不精，没多大攻击能力，曾被几个大户人家护院的炮手击溃。可是领教过天兴残暴的人，都说尝到了魔鬼蹂躏的滋味儿，其残忍程度闻者丧胆毛骨悚然，他们疯狂杀人，割下仇人的人头用开水煮后，脱去皮肉带走骷髅……还惨无人道地糟蹋妇女。

“葵花，担心自家大院被胡子攻破，”臧佰传对小妹说，“听哥话，随你大嫂她们一起到城里躲躲。”当家的派车送走老少数口人，由另兄

① 见《伪满资料·经济掠夺》。

② 武部六藏，1893年生，日本石川县金泽市人，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法律科毕业。曾任伪关东局总长、日本企划院次长、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长官特任官，1940年7月至1945年8月，担任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长官。1945年9月27日被逮捕。

③ 伪满实行配给制，生活用品如布、食盐、煤油、肥皂等，城镇居民发配给证，农村则凭出荷粮多少领配给。

弟几个带着进城到亲戚家躲避胡子。

“哥，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天兴真来，我就会会他！”葵花十八岁，似一朵花儿，平素柔弱得像春柳像羊羔，面对厄运来临，她却显得血性，为此令兄长臧佰传吃惊。她铁了心，“给我一支快枪，哥，北门交给我把守。”

北门，臧家向外赶放牛羊通道的咽喉，铁锈色的坨子掘出隧道直通北边草甸子。门旁石头垒成的土炮台相当坚固，只要一、两杆枪便可据险守住此门。眼下正是挂锄的农闲季节，长工短工都歇锄回家了，偌大院子只剩下几个炮手，大敌当前显得空落落的人手不够用。既然葵花执意不走，她就顶一个护院人，到了紧要关头，朝天放枪也能壮壮臧家之威，他叮嘱道：“听胡子喊话时千万别露头。”

“哥，我又不是没见过胡子。”

大概是葵花十五岁那年，胡子来攻打臧家。爹怕小女出意外，就把她扣在筐箩下。外边砰砰枪响，一股股火药味飘进来，她没害怕，反倒好奇，违背爹的意愿悄悄爬出筐箩，使出吃奶的劲儿攀登上炮台，问坚守的炮手杨继茂：

“胡子啥样，我想看。”

“哎呀，小姐你不要命了？快趴下！”杨继茂手没离枪，粗壮有力的胳膊压住她，用哄的口吻撵她走，说这里太危险。

这时，胡子在外诈喊，有种的抬起头，咱们一替一枪，瞅谁能打中谁？

“别跟我玩心眼子。”炮手杨继茂拆穿了胡子的伎俩，露头很危险，胡子枪法贼（极）准！

“信不着爷们咋的？”胡子叫阵道，“我露头，你先打。”

胡子说要露头，葵花听得真切。她从杨继茂胳膊弯里钻出去，去看胡子是啥样子。她的头在一墙豁口慢慢抬起时，杨继茂发现了胡子从榆树后探出的枪口瞄向她，他急忙欠身去拽她，胡子开枪击中了他，鲜血迸溅葵花一脸，吓得她又哭又叫。爹闻声赶来，驴炮蹶子似的倾身狠踹了她一脚，呵斥道：

“胡子的话听得吗？”

今晚正如臧佰传猜测的那样，胡子利用漆黑如墨的夜幕掩盖来攻打大院。大柜天兴拨马绕臧家土院走一圈，观察到那坚固如磐的院落死一样沉寂，他料到此时此刻臧家数双警惕的眼睛和仇恨的枪口对着自己的